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沿海行记 YANHAIXINGJI

方便的图书馆

■胡庆和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平时又爱动手写几个字，虽然不是古时候的仓颉，造出泄露天机的文字，但自己写几个字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初到深圳，自然没有那种独到的眼光可以有新发现，也就不想写几个纯粹记流水账似的日记。走出门户，到城里看看滚滚红尘，能不能有所收获。大同小异似的走马观花，随波逐流似的满目春色。冬天的深圳真的很温暖。温和的阳光可以暖身，而心灵的温暖还需要自己找寻。走进图书馆似乎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真可以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没有熟人，没有其他亲戚，不知道图书馆在何处，还是借用互联网找寻，在键盘上的收索引擎里打出深圳图书馆馆几个字后，在电脑屏幕上跳出一串的深圳图书馆的名字和地址。就像走进一片丛林，不知哪棵树长得高大，就像走进沙滩，不知哪些美丽的贝壳那片最美。如果说美丽的东西太多，也就不能学猴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我只能像一个叫化子，抓住一个能吃的东西吃下再说，虽然不一定可口，但总可以充饥镇肚子。好，就先到深圳罗湖区翠盈家园小区的图书馆里去捡食一点饭菜吧。因为这里距我住的小区最近。

翠盈家园是个建成好几年的住宅小区，三幢三十层以上的楼房耸立在绿树中，从墙面有些灰色的痕迹看来，它显得既不新，也不太陈旧，穿着蓝色制服的保安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盯着进出黑色铁门的行人。我并没有住这里，也不知道这里是否真的有个图书馆，僵硬的身子有些不自然，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边走边握紧自己的拳头，给自己壮胆，向那个一脸麻木的保安问道：这里的图书馆怎么走？我生怕他认出我是个外地人，生怕他发现我并不是这个小区的住户，而像防小偷似地提防我，还怕他拒绝。但是我的想法纯属多此一举，当我找到他问事，那个黑脸保安的脸像朵花似地开了，他说在三楼，还给我指示一个方向，说在那厢楼梯口上电梯，电梯到了就能找着图书馆了。

我如释重负，感觉脚步也轻松了，按保安指示的方向走，上电梯，出电梯，到三楼，过楼道，明亮的光线照进过道里。这里是小区的一处休闲处，从开着的几扇门可以看到，有的房间放置茶桌，有的摆放麻将机，看看门牌，根本没有什么图书馆、阅览室之类招牌。难道我走错了地方？难道是保安给我说的楼层错了。我乘电梯到四楼，没有，再到二楼，仍没有，我仍不死心，重返三楼，再把那些开着的房间一一看过，还是没有。我有点绝望了，向过道的终点走去，过道尽头，是处露天平台，平台边上有几间平房，锁住门，不见一人，走过去一看，有间房子的门楣上方，挂着图书馆的牌子。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有几行字，大意是：本馆每天开放，时间是下午三点至六点。找着了图书馆，我感觉今天有了新的收获，默默地哼起小曲，边哼边走，回到住地。下午三点，再到图书馆，门已经开了，迫不及待地走进去，不见人影，门边两架报夹，夹着几张报纸，一张小桌紧靠墙边而放，两把黑色办公椅放在桌下，一对棕色皮沙发朝里放，两排书架放着不少的书籍，可能不经常整理，放置有些乱。这是一间小屋，可能只有十来个平方，我不能随意进入此房，我出于礼节，还得轻轻敲敲门，然后问一下，有人吗？没有人应答，我以为真的没有人，又问了一句有人吗，这时我就听见有人回答：有人。紧接着听到他的反问：有什么事吗？这时，我发现，在房间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小角，就像是在这个房间里专门开辟的一间小房间似地空间，放置一台电脑，一张凳子，一个扎着马尾巴似的女人在电脑屏幕上打着游戏，她可能听到我走近的脚步声，扭过头来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我说，我在这儿看看书报，行吗？她说你随便看就是了，想看什么你自己取。话还没有说完，她已经扭过头，继续打游戏。我退回几步，到书桌边拉出椅子，先看报纸，深圳晚报、深圳经济报、晶报、南方都市报，只是浏览，不能细读，特别好的文章我看得细一些。不到一个小时，报夹上的报纸没有什么可看了，我转身到书架，找书看，客观地说，书架上没有多少书是我希望看的，那些书大多是生活指南、美食制作、时尚杂志、文摘、健康读物，养身防病、时事刊物，缺乏文化内涵和品味，但是其中的几本文学杂志引起了我的阅读欲望，《当代》、《花城》、《小说选刊》等，还是很不错的，我就坐在书桌边读了下去，读得有点晚了，摸出手机看时间，快到六点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把杂志放进书架，对那个女同志说，对不起，我看久了，耽误你下班了。我为什么说对不起，因为这天，就我一个人在图书馆看书，要不是我在图书馆看那么久，兴许她早已下班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我按时到这家图书馆，门开着，还是没有另外的读者，我又读了两个小时的书报，我提醒我自己，早点走，免得别人心烦，我向她告辞时，随便问她：这个图书馆就你一人管理？她只嗯了一声，算是回答。她还是坐在电脑前打游戏。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其间有几个小孩前来图书馆嘻哈打闹，再也无人来。而她对孩子也似乎视而不见，还是打她的游戏。

深圳城到处都是温暖，可是图书馆却冷。当我把这种感觉随意对女儿说后，她说我们这个小区就有图书馆，想看什么书，自己取就是。真的？真有这么方便？我第二天就到小区三楼的物业管理处，到处寻找图书馆，没有找到。看看报夹上的报纸上有深圳特区报，我就忍不住想看看。我知道，深圳特区报，是深圳市委的机关报，曾经发过一篇震动神州大地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是一篇记述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的通讯，在中国新闻界犹如一声春雷。作为曾经的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当然想亲自看看发表这种重头文章的报纸是张什么样的报纸。打开报纸一看，还是有些失望，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好报纸，仍然是中国传统党报的办法，从版面和标题以及上面的信息可以看见，党报天下一个样。报纸没有看到，便打听图书馆。物业管理人员是个女的，显然不爱看书看报，她说，我们这里没有图书馆，说完此话后，她仿佛感觉说的话有误，又接着说了句话，你到一楼看看，那里有个图书馆，但没有人值班，无人值守。无人值守，我怎么借书？不管能否借到书，还是先找到地方为上策。下电梯，直奔一楼，宽敞的一楼大厅，我几乎天天经过，那个靠在里边的图书馆也几乎天天从我的眼皮下滑过，而我对它也视而不见。并不是我的视力不好，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它是图书馆。这是像个中巴车的车厢般的货柜，当然比车厢高，透过玻璃门，看见里面放置有序的各种书籍，我多想伸手取一本，但可望不可及。这些书全都关在书柜里，又没有值守，再细看印在书柜上的读者须知，这才弄清楚情况。原来这是无人值守的自动读书馆，要想借书，得先办借书证。要办借书证，就得要身份证，交百元压金，还要像操作自动取款机似的按提示步骤自己操作办理。公允地说，这的确方便读者借书，可是对于我来说，我并不打算在深圳待太长，也就不想办借书证了。只想到图书馆借到一些杂志看看即可。尽管对于我来说不方便，对于大多数深圳人来说，这种自动借书图书馆真的方便了读者。

一叶知秋，从图书馆的变迁可以看到深圳在许多社会服务方面是走到了全国的前面。

记者笔汇 JIZHEBIHUI

咏兰

■南泽仁

她轻踩着步子与老师一前一后走进了办公室，启动那两台旧式采编电脑需要预热四五分钟，她利索地收拾好桌面上凌乱的报纸清样，投进了桌边的一个纸箱里，电脑屏随短暂的时空逾越声显出了蓝色页面，她去端坐在电脑面前，点开采编系统开始编辑文稿。十指尖落在键盘上的声音时断时续，时有密集的鼠标点击声相随。是几个人踏上了一场毫无防备的大雨，还是一只饥饿的蚕虫生生地咬碎了一片丰厚的桑叶。我在细细辨别。放在桌上的手机发出几声振动后，她开始对话，声音扬着欢喜，接着她起身走过了政文部门口，或许她顺势望了我一眼，只是我被那些盆栽包围着，什么也看不出去。此间，老师一直坐在她对面安静地阅读……如此饱满有序的时光，我一直在用心去体会。那天，她走近我，递来几本《康巴在哪里》，那是一本她通过行走、阅读、探索集结成册的文字。她说，一本送你，余下几本请帮忙转交他人吧。我该从那写在扉页上的赠言里读出，这是一次庄重的道别。七月一日，她便在博客里发出了敬告：本人及本人先生，因身体原因，已暂居泸定山村，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泸定山村气候温和，适宜老师休养生息，心有安慰。后来的日子里，见她在博文里陆续发出了她与老师在乡间的生活琐事："我们沿着乡村路，回家。月光透过高高的柿子树，斑斑驳驳地洒下。女儿勾着婆婆的手臂，两人在前面走着。我和先生在后面走着。我又一次，感受到情与爱。""先生说，我明白了，在城市里为什么不能看雨。因为，雨是需要有衬托的。需要天空，需要树木，需要庄稼的衬托。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割断了天空，没有了美感，也没有了灵性。"相比她之前在博文里发表的《以德先生撑起中国梦——略论中国梦的内核》之类富有哲学理论的文字，我更喜爱这贴近生活的叙事方式。由此，她和老师真正具有意义的生活可能才刚刚开始，他们可以静心写文了。

我在她的博客里留言，我在这小城里，需要劳动我的事情，敬请吩咐。九月的一个早晨，她打来电话说，此刻在社院家中，已用了几天时间整理完老师的藏书，分类打包后，准备运回泸定山村。若空，今早请来帮忙整理余下的部分。我欣然答应了，能接近老师的书橱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

熹微晨光中，我走进社院坝，轻叩那掩在六棵杨树后的老师的屋门，她手拿着一捆塑料红绳开门来迎，笑容背后堆垒了高高低低的书籍。几组装潢在墙壁里的书橱像被掏空的时光空，老师身着红衣马裤的相框醒目的斜靠在书橱前，他蹲身在一块青草地上，双手自然垂放膝上，面容明朗，目光克制而深远。整个屋子的气氛亦是如此。此前，曾带尔他来过这屋中拜访老师，老师端了茶水与尔他的白酒相对摆谈，尔他语言缓慢，从毕摩身世说到了走到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的话语，老师听得眼光晶莹。我等了一夜，那颗泪滴终是没有落下。那夜，就像尔他杯中的白酒那样清澈，是火融合了水。后来，尔他追悔，不该在老师面前提及自己走遍了伍须海边的所有森林，意外发现，从大杜鹃林中能看到海中央有一处如龙戏水的水涡，阴云天气就会显现，天晴时，海面又会恢复平静。自己便在林中砍伐林木枝丫，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木屋，并用碳木在木屋上写下了落塔两个字作为此处观景点的名字，有一天不再漂泊了就转来歇息。老师看着尔他温和地笑了，没有说话。老师怎么会在此处说话呢？尔他的酒劲还在，就意识到了这点。我们总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打探着老师的心地。

她把红绳和一把剪子递给我说，这些散放的书，薄本的五六本捆一捆，稍厚的二三本捆一捆，精装版的厚实就不用去捆。捆好后单独放置一边，会有工人来装箱。说完，她拿出一个小方凳放置书丛中容我落座，便又转身继续从其它屋中取出书来分类堆放。《奥德修记》、《源氏物语》、《罪与罚》、《大地》……我拿起书本放在膝上整理，书皮洁净柔软，随手翻开纸页如绸缎般贴切。继续翻阅，有段落被标注过的痕迹，空白处记着几行笔记，留着老师阅读时的情绪，窗外的天气，还有如歌的思想。捆好书本，就去打上一个结，剪下剩余的红绳，又去捆余下的书，这细致而恭敬的态度，像在对待着一个个魂，待老师打开结的时候又将它们一一释放。

与老师共事了二三个春秋，对于一个热爱写字的人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事情。只是我生性孤僻，从来没有走向老师叙说过写字中经历的困惑和喜悦。老师是从我投去副刊的稿子里开始了解我和我对着生命的态度，"我如此追忆，想要找回，愿用所有的时光倒退"。于是，老师让我认识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在那方繁华又安宁的后花园里，我遇见了另一个孤独、敏感、矜持而又倔强的我，那是一场生命的重返。读完《麦场》、《孤独的生活》、《小城三月》，内心与其越轨的笔致一起经受了生死锤炼，我是那样遗憾，整个人仿佛被搁浅在了一处荒凉的草滩，当空有明亮和温暖观照，萧红的世界就此显现了。后来，老师不时在一张白纸上开出一些书单，让我去购买来阅读。阅读的过程，像在熬一罐草药，而我是一个久病的人。

捆好所有的书籍，阳光从折朵河上空照满了整个屋子。她抱出一本泛黄的线装书站在阳光里说，此后，我和老师就退居到乡间去写文了，难得再相见，你从这屋中选一样喜欢的物件留个念想吧，它们与老师朝夕相处，已沾染了老师的习性和温度。我想说，就选这满屋子的阳光吧，让我更接近光明和温暖。她从书中取出一方纸页递给我，那是老师在甘肃省嘉峪关附近的一块白石前的留影，背面落着几行字迹：手培兰蕊两三栽，日暖风和次第开。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时有蝶飞来。

凹村走笔 AOCUNZOUBI

奇特的阿爷

■雍措

地炉里燃烧着柴疙瘩，红红的火焰将阿爷的脸染得通红。

阿爷嘴里衔着烟斗，烟斗在嘴里的时候，烟子从阿爷鼻孔里缓缓的钻出来，升向空中。

阿爷头顶上挂着一盏微弱的电灯，灯光不明亮，时而还像灯芯被风吹动一样，忽闪几下。

我坐在阿爷的对面，看见他身后灶台上空悬挂着的十几扇猪膘肉。猪膘肉并排挂在堂屋中间的横梁上，占据了堂屋一半的空间。肉，有些年成了，被灶台内散发的烟子熏得变了模样，几扇肉上面还起了一些悬浮物。

阿爷心疼猪比心疼自己还要细心。一天三顿的鲜猪草伺候着，冬天怕猪冷着，夏天怕猪热着，雨天又怕猪淋着。村人都开玩笑说，阿爷，你干脆娶头猪回家当媳妇吧，晚上暖和着睡。

阿爷，养猪是一把好手，猪也从来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看那悬挂在房梁上一尺多厚的猪膘肉，就得分晓。

村里每家每户一直有做猪膘肉的习惯，每家每户的猪膘肉都挂在地炉或者灶台上空，熏得黑黑的。别看那黑得不入眼的猪膘肉，下水一洗，白得跟豆腐一样，加上长久烟灰的熏陶，就又多了一份别有的香味。这种猪膘肉远近闻名，很多外乡人都争着想买。

阿爷说，谁家卖猪膘肉，谁家就会在村人面前落下笑柄。猪膘肉在村里一般用在修房造屋、婚丧嫁娶上，切成大块儿，炖着洋芋、萝卜吃，赶口着呢。说这话时，阿爷干瘪的颈项一枚胡桃核一样大小的喉结，由下往上的来回滚动着。

我们那个年代，能吃上猪膘肉，可真像过年一样。烟袋里的烟子，将阿爷的脸模糊了，阿爷深深的陷入了沉思。阿爷的那个年代，此刻也许正像这青色的烟子一样，模糊着他的记忆。

阿爷，那么多的猪膘肉，你要吃到啥时候呀？我打断阿爷的沉思。

他将烟管从嘴里取出，呵呵的笑着。阿爷一笑，满脸的皱纹淹没了那双凹陷的双眼。

我一个黄土都盖住嘴巴的人，那么多猪膘肉，就是吃到装进棺材，也吃不完。火光把阿爷的脸染得越来越红。

不过，我吃不完，有帮我吃的？阿爷诡秘的笑着。

我好奇的看着阿爷，阿爷，在我眼里，突然变成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谁呀？我问阿爷。

猪。

阿爷的话清脆，果断。却在我的心里激起一阵涟漪。

把猪膘喂给猪？

阿爷点着头，又将烟袋放进了嘴里，"吧啦吧啦"的吸起来。

一阵之后，阿爷告诉我，猪是笨得单纯的畜生，你对好，它就会拼了命的给你长膘，用它的肉来回报你。我心疼猪，心疼它最终的结果。给它喂猪膘，是想提醒它，可以不那么全心全意的对我。可这家伙，就是懂不起我的用意，还是拼了命的长着肉。

阿爷叹息着，用手轻轻的规整着烟袋里的烟叶。

阿爷又开始吸烟了。

嘴里的青烟浓浓的，地炉里的疙瘩也开始冒起缕缕青烟，我就快看不见阿爷的脸。

阿爷的世界真奇特，或许我永远也走不进他的世界。

迎春。

雪花

第 2232 期

康巴诗汇 KANGBASIHUI

春风帖

■胡巨勇

成为一个动词
以阳光的方式，在唐诗宋词里
启程，收复八千里江山
你是唯一的王
用诗情批阅大地
读草长莺飞燕语青
看桃红柳绿云影斜
伏笔过处
醒了，瘦柳垂钓的溪湖体温
闹了，鸭们开唱的水之讲坛
火了，花香修饰的无边春色
无须预约时光里的修辞
和耕牛瞳孔里的墒情
一幅水墨的写意丹青
在画卷之外，是谁
以目光里的憧憬
为春天洗礼

读你

■李惠艳

当困乏早已习惯了一种流浪
当旋律早已陶醉于一种漂泊
我的田园和乡音
我的梦幻和花草树木
无声地融入
你渴望中最真实的一部分
不用去怀念曾经的伤口
是否还流淌着爱情的枝汁
在你的一举一动之间
是谁真正读懂了你眼中的泪花
你也不用去理会远去的笛声
是否还烙印着疯狂的舞蹈
在走过春夏秋冬的那一刻
那种切肤之痛
早已深入了我的骨髓、我的灵魂

援藏笔记 YUANZANGBIJI

春暖花开

■青碧珍

情人节的一场春雪，兆瑞丰年。在春暖乍寒的甘孜，总一种温暖的色彩，无论你行走多久，高原都留有永不褪色的温柔；翻越一山又一山后，在草原的深处，蕴育着无限的美丽。

人生是一场春暖花开的等待。用沸腾的心，把冬日的雪融化，将寒夜的静寂弹响，不悔衣带渐宽，不怕天涯路远。

在风雪严寒中，注入思念的温度，情系千里，以一颗深浓牵挂的心，静听花开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日落，都倾入爱的颜色，在人生的旅程中，所有的光泽，都将高原绚丽……

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风雪的洗礼，慢慢懂得让生命，在康巴高原行走中，从稚嫩走向成熟，从跌倒走向坚强，时光在眼眸里写诗，春风在宽宽的草原写意，月光在窗前吟成夜曲……

当时光，镌刻苍老的容颜，每一丝纹路，都潋滟着春光的温度，在这银光闪闪的高原，雪山之巅迎来了又一个温暖的春天……

雪山、草原，和春天一起，白云悠悠，辽阔天际。在最深的尘世，在高原和雪山之间，我听到雪山的吟唱，草原在夕阳晨露中充满暖意，花开恕放……

季节随想 JIJIESUIXIANG

阅读春天

■任随平

阅读春天，从阅读山野的桃花开始。风一路小跑着从冬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山野的积雪就像被谁温煦的双手拂过，雪酥酥地消融了，软软地融进醒过来的大地的肺腑里，整个山野便如换过了梳妆似的，黛赭不再，绿意复苏，浅浅的，若邻家女子淡淡的妆容，却给人青春焕发的清爽之意。就这样，再不了几日，倏忽之间却见山野的桃花开了，羞羞怯怯的样子，于是，赏桃花无需呼朋唤友三五成群，最好独赏，就像独品静夜里的一杯香茗，夜色沉静，虫鸣几许，这样的品咂更觉余香袅娜，沉浸肺腑。向阳的土坡上，桃花一路弥漫，只要你于某个阳光晴好的午后，步入山野，沿山道缓步而行，便见一树树桃花若拧亮了的灯盏一般，灼灼如火，艳艳如霞，蝉翼般的花瓣在风中孱孱弱弱地颤抖着，似在诉说，抑或歌吟。无需凑近鼻息，甜蜜的芳香亦能逼入你的肺腑，加之阳光浓郁，整个人儿倍感身心俱轻，山野犹如一幅巨大的画幅将你裹挟其间，你我便如其中翻动着的文字，轻灵馥郁，春天啊，便是一部翻动着的画册了。

阅读过春野的画册，你若意犹未尽，那么，你就走进春晨的田地，在这里，阅读一头牛背负着的春天便是再美好不过的了。牛是勤劳的，亦是忠实的，休养过一个冬天早已是浑身足力，再也耐不住棚圈的寂寞了。春晨不是夏日，光线温和，主人与牛进入田地也是日上山头。此刻的田地早已苏醒，松松软软的，等待着犁铧划过它的肌肤，翻卷出尘封内心一季的温热的话语，在阳光下，重新与高远的穹苍对话。在主人搭配缰套与犁铧其间，牛静默着，向着远山阳光斜洒下来的方向张望着，静享着天空，大地，云朵，阳光匀勒的画幅，等待着主人发号施令，事实上，对于牛而言，犁地虽则辛劳，却也幸福，毕竟它沉稳的脚步将深吻着大地的肌肤，每一步都将埋下春天的籽种，每一步，都将成长出生命葳蕤的明天，每一步，都会成为它生命劳作中永恒的记忆。

于是，放步春天的山野，春天会给我们馥郁与馨香。

放步山野的春晨，春晨会给我们思考与启悟。人生，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春天么？